

西方畅销书译丛



幽灵

Naissance des fantômes

[法]玛丽·达里厄塞克 著

Marie Darrieussecq

许祖国 译

海天出版社



Naissance des fantômes

[法] 玛丽·达里厄塞克 著

许祖国 译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幽灵 / (法) 玛丽·达里厄塞克著: 许祖国译.
-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1.10
(西方畅销书译丛)
ISBN 7-80654-528-X

I. 幽... II. ①达... ②许... III. 长篇小说 - 法国 - 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0583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<http://www.hthp.com>

责任编辑: 胡小跃 封面设计: 张幼农
责任技编: 卢志贵 责任校对: 陈敏宜

深圳市希望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 7.5
字数: 100 千 印数: 1-3000 册
定价: 12.50 元

图字: 19-1999-175 号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她正扫视着四周，设法逃跑，她想，能否乘人不备悄悄逃离。就在这时，她发现头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这东西起初使她十分惊讶，但仔细地看了两三分钟后，却发现这是一个微笑，她对自己说：“是切斯特郡^①的猫：现在，它可以陪我说话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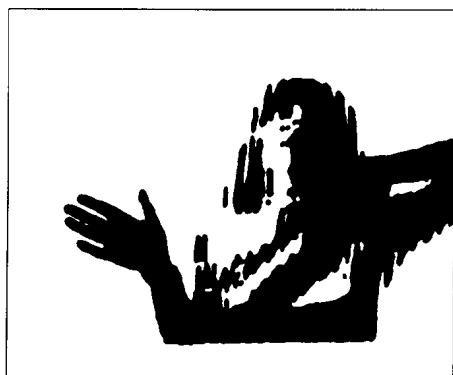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路易斯·卡洛尔^②

① 切斯特郡：英国西北部的一个郡。

② 路易斯·卡洛尔（1832—1898），英国儿童文学作家。

目 录

1	幽 灵	玛丽·达里厄塞克 著
		许祖国 译
144	译后记	
	附	
	关于本书与本书作者	
149	达里厄塞克,从猪到幻	
153	达里厄塞克被弄湿了	
156	达里厄塞克访谈录	
163	两个玛丽	
167	小幽灵的出色练习	
170	巫婆	
174	达里厄塞克和她的小说	
197	《母猪女郎》(片段)	
214	《晕海》(片段)	



第一章

我丈夫失踪了。他下班回家后，把公文包挂在墙上，问我是否买了面包。当时，应该是七点半左右。

我丈夫之所以失踪，难道是由于我多年来对他漠不关心，由于工作了一天而疲惫不堪，一天天长此以往，那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受够了，不愿再下六楼去买面包了？我尽量帮助侦探调查：那天跟平时确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们一一检查了我丈夫从早上起所打开的信息卡。卖出和收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他带人参观了三套公寓，中午像往常一样在街角买了三明治。客人们（一对年轻夫妇，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头发花白的离异老人。侦探已见过他们）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反常的地方，他们关心的是热水器灵不灵



我靠在窗口,只做着一件事:静静地等待丈夫回来。

和屋子的其他细节。他们就是冲着那些事来的，甚至不记得我丈夫的长相。

4 由于我无法知道丈夫上班时具体都干了些什么，侦探们建议我去翻翻他的通讯录、办公桌的抽屉和衣服的口袋，查查他最近的业务联系电话。他们管不了那么多，在这个国家里，每天都有两百来人失踪，他们很难找到带着金发美女（好像我就不是金发美女似的）私奔到小岛上的人，有的还越过边境。如果是这样，最好还是不要再抱幻想；还有一些则投身于大海，全身胀鼓鼓地被冲到沙滩上，眼珠和舌头都被虾吃掉了，直肠里全是滨螺。最好还是别再找了。侦探们问我，我丈夫是否有压抑症。

我没有马上报警。我过了一阵子才意识到丈夫失踪了。我往往利用他出去买棍子面包的机会打电话给我母亲，当我听到他走到六楼时，便挂了电话。那天，我和母亲谈了一刻钟。她很饶舌，我不时地打断她，提醒她我马上就要挂电话了。她一开始就喋喋不休，我预感到她会讲得比平时长。我看了看马路，想知道我丈夫有没有穿过马路。我伸长耳朵，想听到他上楼的声音。是我母亲首先挂掉电话，她像往常那样

怪我对她不上心。而我则靠在窗口，只做着一件事：静静地等待丈夫回来。

太阳开始下山了，我呼吸着温暖的空气。我很少在这个时候如此悠闲地靠在窗边。平时，七点一刻左右，要是我发现家里没什么吃的东西了，我便会跑下楼去买吃的（忘了棍子面包了。食品杂货店不卖面包，离得最近的面包店在大街的另一端，远着呢）。屋顶在晚霞的映照下一片通红，郊区乱七八糟的，石板瓦、土瓦、砖、粗砂岩，什么都有，它们互相混杂，在夕阳下竟显得非常漂亮。也是在那个晚上（当时，我还不知道那个晚上对我来说会有那么重要），我发现我种的凤仙花上面有群雨燕在飞来飞去，在冬天辽阔的天空中就像一个个逗号。在我看来，一切都变小了，更随意了，更容易对付了，这并不是真的。只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可以随着雨燕在天空随意飞翔了。白天的雾气结集在天际，眼前的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：对面是郊区的建筑群，北面是市区的高楼，它们就像空中的签名，越来越清晰。靠海的那边，是城乡结合部空旷而漫长的平地。天越来越暗，灰尘又落到行人的鞋底，一切都落到地上，天空占领了一切。我想，呼吸着夜间的空气，在那里等丈夫，这不也挺

好吗？以后，就这样打发时间。我想，面包店一定关门了，我丈夫得走得更远，另找一家。而且，他也要停下来，休息休息。

6 夕阳照到了屋顶，郊区在天空的映衬下变黑了。夕阳刚好落在地平线上，把我的脸照得暖洋洋的，我感到脸上红红的。我望着自己的鼻尖，它随我的眼睛向南或向北移动而分开，呈相反的方向。我的视线在夕阳中模糊了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发烫的庞然大物在不断地颤抖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天晚上，我最后一次感到自己是完整的，饱满的，结实的。然后，我开始像星系一样扩散，像红色的庞然大物被蒸发到极远的地方。太阳钻进了我的眼睛，只剩下一道细细的光芒，突然消失了，成了我眼皮底下的一团白白的小东西。

我觉得脸颊有点冷，也感到饿了。我想离开窗边，看看现在几点钟了。但我仍然站在那里，又等了一会儿，不愿承认丈夫的晚归显得越来越奇怪，越来越真实。我先是一分钟一分钟数着，然后是一刻钟一刻钟数。我心里来了气，怒火就像是最后一道阳光，我把它捧在手中，暖和着它，免得一个人独自站在窗

边挨冻。我惹自己生气，让自己挨饿。为了面子，我连一小口奶酪都不吃，我要让自己饿得眼冒金星，怒火万丈，好在丈夫回来时一头撞向他：不知道是哪个无聊饶舌的邻居在郊区的路上把他缠住了，或者是他自己着了魔，在人行道上瞎逛，而我却饿得要死。我的凤仙花失去了最后几片艳丽的花瓣，正像今晚的夕阳，起初像一团红色的火球离开白色的天空，最后落到了地球的另一端。雨燕还在飞来飞去，有几只飞到我的窗前，蓝色的翅膀，胀鼓鼓的肚子，它们的身体就像夜间灌满夜风的哨子，在双翅中发出尖厉的叫声。

晚风越来越大，我在温暖中感到一股寒意，实实在在的，和沉默一样。雨燕正瞄准凤仙花上的瓢虫，我赶忙把花盆搬回屋里，放在脚下，放在窗边。这是我每晚必做的事。此刻，守在窗前是很重要的。我只需面对市区，在等待丈夫回来的这一小会儿时间里，像别的家庭主妇一样，抽上一根烟，然后叹口气去吃晚饭。

雨燕停止了尖叫，太阳已经落得很低很低。有两次，雨燕仍出现在夕阳中，接着，一切都变得灰蒙

蒙的了，晚风就像一个大洗碗槽，卷走了鸟群。我孤单单地在夜色中飘着，飘向漆黑的天际。

8

我打开冰箱，在冰箱微弱的灯光下诅咒丈夫。冰箱里有两个西红柿和一截瑞士奶酪，还有一些做汤的东西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精心烹调的晚餐准备好了，正等着他：报复，盛在冰凉的碟子里的冰冻着的责备。最后一道红色的晚霞照在餐桌上，洗碗槽变得一片苍白，人形小瓶中的洗洁精浑浊不堪。我看着电子炉上预调好的时间，松开了冰箱的门，抓起电话机。

我没有立即打电话报警。我打电话给雅克琳娜。我没有告诉她我丈夫迟迟未归，我只想（这很蠢）知道我丈夫会不会刚好在她家。我听到雅克琳娜的声音了，只有她的声音，还有孩子们的叫声，浴室里流水的噼啪声。雅克琳娜语气坚决了，声音洪亮，行动果敢，仿佛一只强壮的雨燕，在我开始担忧的时候，这的确使我好受了许多。在雅克琳娜的世界里，决不会有人这样消失，去买面包怎么会就不见了呢？“我现在正忙，呆会儿打过来好吗？你做什么吃？我挂了啊？”一听到她不耐烦的声音，我仿佛就闻到了焦味，

甚至看见了她屋里欢快而杂乱的景象。孩子们浑身都是肥皂泡，弄脏了地毯。她家的地毯比我家的地毯柔软。“等一等，雅克琳娜，今晚电视里是否有足球赛？”“什么足球赛？”“那两个男人都想看的足球赛呀！”“你说什么呀？”这一简短的通话使我得到了一些安慰，也许是我的这个朋友风风火火，使我放宽了心（她在电话中声音非常逼真，丝毫不受电话线路或卫星传输的影响）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也感到自己更加孤单，仿佛一个人站在大海的边缘。我似乎看见雅克琳娜漫不经心地摇摇手，走远了。

我打开电视机，晚上八点的新闻结束了，我仿佛觉得主持人随时会神情严肃地宣布我丈夫失踪的消息：他被一辆倒车入库、速度过快的巴士撞倒了，或被一个送餐的摩托车手撞翻，或被一辆准备收工的出租车轧死了。街上空荡荡的，广告牌已经亮了，我听不到外面有任何声响。我强打起精神，关掉电视机，电视的声音消失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慌。买面包用不了一小时，我丈夫一向很负责，即使遇到特殊情况，停下来到某个地方去喝一杯，他也会跟我打个招呼的。

我开始在街区全面搜寻：沿着大街，穿过马路，来到面包店，仔细地看着营业时间表，又扫了一眼窗帘，里面没有我丈夫的影子。我又去下一个面包店，那家面包店的玻璃窗十分夸张，上面画着在远处拾麦穗的人，还有一块写着古体字的招牌。我丈夫从来不到这里买面包，但我还是踮起脚尖，隔着铁栅栏向窗里探望，风磨坊似的铁栅栏里传来陈面包的味道。

在十字路口还有一家面包店，也是黑乎乎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接下去的几条街，我丈夫是不会去的。我的心开始跳起来，不到面包店里去找，又到哪里去找？面对冷冷清清的街道，我感到失去了希望，双腿发软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一股陌生的液体充溢了我的全身，像是一袋面粉，或像个泪囊。

我又往回走，只要在几条街上走走，多在路灯下转转，我就能发现我们俩在街上散步，就像以往的那些夜晚，我们踩着自己的影子，头顶的天空漂亮极了，变幻无穷。我来到广场，市政厅的钟坏了，我机械地四下扫视，似乎可以看到我们肩并肩坐在喷泉旁边，看着水和天。我把手伸进水中，喷泉底下的方砖

泛起阵阵涟漪，似乎在两重水中波动。几分钟后，我们肯定会如释重负地大笑起来（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丈夫瞬间失去了记忆，空间错位，此刻正在离我百米之外踟蹰。两只失眠的雨燕狡黠地在空中看着我们被隔离在砂石、砖瓦和深灰色的方街之间）。我坐在喷泉边，神智清醒，但毫无目标，目瞪口呆，神经紧张而茫然。一股液体涌到胸口，在胸中汹涌，几乎要从两肋喷出来，只要我稍微移动一下，就会像桶中的水被打翻一样。广场包围着我，石板路面整个儿地飘了起来，路灯把红色的碎石路面割成一块块的。我挺直身体。寂静中爆发出木炭一样的声音。广场的地基摇晃了，像是在锣声中，一切都震动起来，连地面上的空气也跟着颤抖起来。我看见一道光芒投掷在建筑物的正面，好像是反光中惟一的身影。

喷泉在我背后流起水来，我从沉思中突然惊醒，住在我隔壁的一对夫妇走过来跟我打招呼。我的身体自己苏醒了，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。我在寂静中说了一声“晚安”，但没有声音，像是两只黑色的翅膀收拢了。我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。

我敲了敲面包店的门，百叶窗开了，露出一张脸来，头上映照着电视机的蓝光。我觉得自己像个傻

瓜。我问她，有一位个子挺高，穿着深色衣服的先
生，在七点半左右的时候来您这儿买过面包吗？她惊
愕地打量着我，抗议道：我怎么记得住所有顾客的样子？
我离开了面包店，边走边回味着她的话。我根本
不想说出我的遭遇，根本不想说出“我丈夫没有回
家”这几个字。

就在我满大街找我丈夫时，他会不会正在别的女
人家里呢？我可不能这样想，他对我很忠诚，而且，
我丈夫是个感情专一的人，从来没有这样让人独自担
心过：他会打电话回来，告诉我他在买面包的途中突
然想起了某件急事，必须立即回办公室，很晚才能回
来。但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接电话，然而，我却清楚
而艰难地看见他在那里。他弯着腰，坐在电脑前，移
动着鼠标。他的生日花丝兰在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花
香，扶手椅在他的重压下微微低吟，这总使我想入非
非，那张实实在在的椅子被我身材高大的丈夫重重地
坐在屁股底下。我按了重拨键，电话铃再次响起，催
眠一般。每一声都像是巫师的针扎进我的脊椎，在遥
远而奇异的疼痛中，我闭上了眼睛。

我前额顶着玻璃窗，垂着双臂，一手拿着听筒。